# 美国动态(半月刊)

2018年11月5日 (第180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 <u>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u>



### 陆克文:中美应探寻"第三条道路"以避免冲突

中美应避免发生能够避免的战争。两国以及国际社会都需要确定,在投降和冲突之外,是否存在第三条可行的道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 美专家: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将让美陷入困境

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制造新挑战。美国将不得不面对盟友日益减少、危险日益增加的局面。

### 中美关系

### 美媒:美中贸易战更像削弱互信的猜谜游戏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载文称,美中贸易战的负面影响, 尤其是因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已经明显可见,由于谈判的不确定性, 贸易战更像是有关愿望清单的猜谜游戏,会进一步削弱互信。

除了短期风险外,贸易战似乎越来越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长期后果,进而对全球经济的结构造成影响。如果特朗普政府打算参与贸易战,他们应该对何时终止战争有一个明确而务实的愿景。就目前而言,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的态度,以及在技术上的目标都是坚定不移的。但美国似乎并未确切地定义自己应该为何而战。

当然,很容易就能发现美国有很多潜在的诉求:希望减少双边贸易逆差、让制造业就业岗位回流;希望中国取消补贴、强制性技术转让和其他形式的"作弊"行为;促使中国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甚至让中国采用更多的西方式的治理手段;至关重要的是,美国也希望保留自身技术和军事优势。

然而,任何这些目标的可谈判程度尚不明确。因此,贸易战似乎不是一个强硬的谈判策略,更像是围绕一张愿望清单而展开的猜谜游戏。这将延长冲突并进一步削弱美中之间的互信,并且从长远来看会增加恢复互利性合作的难度,也意味着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的长期影响。

### 美国须改变对待中国崛起的态度

英国《金融时报》11月1日登载其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文章称,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看起来深

刻而持久,但事实上,美国有理由更理性地处理与中国的竞争关系,避免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

美国副总统彭斯 10 月 4 日发表的关于美中关系的演讲可以说是 2018 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彭斯称,美国打算全面对抗中国崛起,目标是"重启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关系","最终把美国放在首位"。我们似乎正处在美中长期冲突的开端。然而,美国有理由避免彭斯所说的无限度冲突:其一,与苏联不同,中国实际上并不是美国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其二,即使避免了公开战争,冲突仍然可能代价高昂。

为此,文章建议美国在处理美中关系时应遵循六点原则:第一,认识到中国不是由"我们"塑造或改造的对象,而是属于中国人,与他人无关;第二,意识到中国的政治组织方式可能会永远不同于西方;第三,把注意力放在可以影响他人的精确、可量化的行为上,并且采取遵循原则、前后一致的方式,不要试图阻止中国发展;第四,承认中国在某些方面是竞争对手,但同时也是至关重要而且必不可少的伙伴。第五,了解联盟的价值;最后,对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保持信心。

### 中美海军自 2016 年以来有 18 次不安全相遇

CNN 网站 11 月 3 日报道称,美国军方统计数据显示,自 2016 年以来,美海军在太平洋与中国海军有过 18 次不安全或不专业 的相遇。

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内特·克里斯滕森(Nate Christensen)称:"自2016年以来,我们与中俄两国有过19次不安全或不专业的相遇(其中18次是与中国,1次是与俄罗斯)。"一位熟知这些数据的美官员表示,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的第

一年,是发生此类相遇次数最多的一年,其中,仅2月发生了3次。此外,美空军也经历过至少一次与中方的不安全相遇。

CNN 评论称,尽管克里斯腾表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通过适当的外交和军事途径来做出回应",但相对频繁的此类相遇可能会引发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危机甚至冲突。

### 美学者探讨美中能否避免战争

《国家利益》期刊网站载文称,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近期就中国与美国是否"注定"开战举行研讨会,与会专家主要观点如下。

如果美中两国被残酷的命运所俘虏,那么美国海军和国防机构能做的只有做好准备。如果武力是唯一的选择,那么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美国武装部队应当在何时何地、用何种武器、与谁联手共同粉碎或打击敌人。对于中国解放军来说同样如此。

相反,如果两国有可能全部或部分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美中可能会在争执中以及双方不同的立场中找到破解命运的方法。可能会通过威慑、外交手段、经济外联或胁迫等方式阻止战争。

尽管现在怀揣和平的可能性,美国军事谋划者也不会停止为战争做好准备。毕竟,在和平时期,海军和军事外交的重点是对敌人的谋略与行动制造"阴影"。对于那些与美国军队对抗的敌人来说,失败的可能性越大,投射阴影的时间越长越暗,才更有可能令他们停止那些令华盛顿方面反感的行动。

华盛顿方面宣称新时代大国竞争的责任现在落在这代美国人身上,因此华盛顿必须进行深刻思考。美国领导人应认清中国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因为这样可以塑造亚洲乃至世界的未来。

### 陆克文:中美应探寻"第三条道路"以避免冲突

中美应避免发生能够避免的战争。两国以及国际社会都需要确定,在投降和冲突之外,是否存在第三条可行的道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外交事务》期刊网站近期登载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Kevin Rudd)的文章称,当美国在实施强硬的对华政策时,美 国及其在全球的伙伴和盟友需要考虑十个关键问题,尽量避免冲 突。文章摘要如下:

当后人回顾 2018 年时很可能发现,尽管中美关系最终会走向何处仍是未知数,但今年是美中关系从和平共处转向新形式对抗的一年。华盛顿决定对抗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经济策略,这是对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开始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这一事实的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回应。当华盛顿将这种全新的宣示策略转化为实际政策时,美国及其伙伴和盟友需要考虑以下十个关键问题:

第一,美国所期望的结局是什么?如果中国不接受彭斯在演讲中提出的要求,美国会怎么做?如果美国的新策略适得其反,催生出日益重商、民族主义情绪愈发高涨和更加好斗的中国,会发生什么?可能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北京按照华盛顿的要求做出改变,要么北京强化现行政策。

第二,如果我们现在处于战略竞争时期,那么新的游戏规则 是什么?华盛顿与北京如何就这些新规则的内容达成共识?或 者说,除了战略竞争的新动态可能形成的某些规则之外,目前不 存在任何其他规则?

第三,现在中美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共同的战略叙述,以便为未来的双边关系设定某些概念上的参数?如果没有新规则为双

边关系设定参数,没有共同的概念框架确定关系内容,中美两国如何能够有意或无意地避免陷入新的冷战及由此引发的热战?

第四,认为中国会重走苏联老路的人应该重新思考。一些美国战略规划者可能正在考虑进一步调整美国对华政策,从战略竞争转向全面遏制和全面经济脱钩。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认为,如果充分进行遏制,苏联可能会在其内部压力的重压下崩溃。然而,认为中国也会面临类似后果的假设过于大胆。

第五,美国是否相信中国对民主资本主义构成了有力的意识形态挑战?苏联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与其具有相似意识形态的傀儡政权,有证据表明中国也在这样做吗?如果有,到目前为止中国成功或失败的证据是什么?还是说,中国正在做一些本质上不同的事情——依靠不断扩张的全球经济影响建立一个意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不在乎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制度,以便在中国外交政策利益受到威胁时加以利用?

第六,美国是否准备向世界提供另一种选择,以对抗中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金融和经济项目?这些项目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优惠贷款和双边援助。华盛顿是否会继续削减自己的援助预算并减少其外交机构的规模?在欧亚大陆、非洲大陆和拉丁美洲,美国无法仅仅凭良好的感情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获胜。

第七,美国如何与在亚洲和欧洲都有庞大贸易和投资规模的中国进行长期竞争?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美国作为这些地区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伙伴的重要性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对亚洲和非洲而言,北京已经是比华盛顿更大的经济合作伙伴了,对欧洲和拉丁美洲可能也会如此。

第八,由于上述及其他一些原因,美国对全球伙伴和盟友接受其新的对华竞争策略有多大信心?美国的许多盟友可能会决

定两面下注,静观其变,直到美国的政策转变是否会持久、是否会成功等问题变得更加明朗。

第九,美国该以什么理念推广其新策略,以便说服世界支持 美国的新策略,而不是中国主导地区和全球的方案?彭斯有意识 地、雄辩地以维护美国利益作为动员令,但他并没有基于共同利 益和共同价值观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如何保障其他国家的利 益?抑或他们只能在两个现实主义大国中二选一?

第十,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家还需要考虑中美关系的重大分歧在短期内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中美经济彻底脱钩可能导致双边贸易崩溃或大幅下降。美国缺席谈判已经让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效力减弱,中国也可能会趁着美国退出或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而一走了之。

在全球围绕中国展开激烈讨论之际,中美应避免不必要的战争。换句话说,华盛顿、北京以及国际社会都需要确定,在投降和冲突之外,是否存在第三条可行的道路,以帮助我们避免当前面临的"修昔底德陷阱"。

# 美国外交

### 美刊分析特朗普为何退出《中程导弹条约》?

《国家利益》期刊网站载文称,特朗普于10月20日宣布退出《中程导弹条约》(INF),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是此举的幕后推手,他一直主张美国应该退出INF。

分析称,从军事角度来看,条约从一开始就是一纸空文。例如,它只包括陆基导弹,并未禁止射程超过5500千米的导弹,也未禁止无人机、无人机发射的导弹、空射导弹或海射导弹。它

也没有禁止美国的北约盟友或太平洋盟友开发中程导弹,也未禁止俄罗斯的盟友这样做。

那么,为何还有签署这份条约呢?答案很简单:钱。当时, 里根迫切想要摆脱在他第一任期出现的赤字漏洞,条约不仅能让 他大规模削减国防采购,而且也不至于在苏联问题上显得软弱。 而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当时正面临全面的经济危机,到了买不起武 器的地步,更不用说开发新武器了。

将时间拨回到现在,美俄间的军事差距已经大幅缩小。尽管 双方仍恪守条约的文字,但却都违反了条约的精神,以至于现在 对美俄而言,条约本身几乎毫无意义。

### 特朗普政府制裁伊朗只会事与愿违

美国卡托研究所专家约翰·格拉泽(John Glaser)11月5日撰文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施加的新一轮制裁可能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起了新的严厉的经济制裁。这显然违背了 2015 年为遏制伊朗核项目而签订的伊朗核协议。今年 5 月特朗普单边退出该协议,但伊朗三年来一直在全面遵守协议。特朗普的制裁终究会失败,原因如下:

首先,制裁不会促使伊朗改变行为,朝好的方向发展。白宫希望制裁能让伊朗经济陷入极大的困境,从而让伊政权失去实施 其政策的资源。但国际危机组织的最新研究发现,历史数据表明, 伊朗的资源与其地区行为之间的关联度并不高。挑衅地制裁伊朗 以及威胁与其开战,只会让伊朗产生恐惧并进一步采取行动。

其次,制裁应该是激励性的,除非给伊朗一个可行的选项, 否则对它的制裁很难成功,更何况特朗普政府也未表明伊朗要怎 样做它才会解除制裁。

最后,制裁很大程度上伤害的是目标国的人民而非政权。无论程度如何,制裁的确会伤害伊朗的经济,这意味着进而会伤及伊朗民众——每天都将有人失业,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减少,通货膨胀将提高生活成本。

有人可能会问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最大限度施压的目的是什么?显然,目的不是阻挠伊朗的核武项目。如果是,那么它就不会退出史上最强有力的核不扩散协议。事实上,特朗普并没有真正的对伊战略,最大限度施压只不过是特朗普对奥巴马的成功感到憎恶的产物。

### 美刊: 特朗普的不可预测在亚洲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国家利益》期刊网站载文称,特朗普的不可预测和对秀肌肉的偏好在亚洲问题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风险评估,迫使其持续调整其战略设想。

首先是以实力求和平。特朗普采取了非传统的"刺猬"方式来处理全球政治问题,特别是在亚洲问题上。这种方式所产生了的第一大影响便与中国问题有关。华盛顿方面已经越发坚定地要在相邻水域与中国进行对抗,以便能在南海开展更积极频繁的"航行自由行动"。特朗普政府有决心且不可预测,因此华盛顿更有条件采取类似里根的"以实力求和平"的方式,来与中国在海上展开较量。

其次是新战略格局。特朗普称与中国领导人相交甚好,一年前很少有人能预料到特朗普政府将美中贸易战升级到如今的境地。朝鲜政权似乎希望从新的战略格局中受益,寻求与美国缓和关系,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朝鲜重新

开放和平谈判有望改变区域地缘政治格局,可能允许美国及其盟国将重要而有限的战略资源转移到其他关键的爆发点,特别是东海和南海沿岸。

最后是争取中间力量。至关重要的是,特朗普看似精神错乱的领导方式已迫使其他中间势力站出来。在过去的一年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英国以及法国的所有主要海军力量都提升了在"印太"地区重要海上线路的战略存在,甚至在南海岛屿附近开展了各自版本的"航行自由行动"。

### 美专家: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将让美陷入困境

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制造新挑战。 美国将不得不面对盟友日益减少、危险日益增加的局面。

Politico 网站登载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主席伊沃·达尔德尔(Ivo Daalder)和外交学会副主席詹姆斯·林赛(James M. Lindsay)的文章称,特朗普宣称把美国放在首位,然而,从世界舞台转身并不会让美国变得更加安全。文章摘要如下:

特朗普决定退出与俄罗斯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INF), 这是他处理外交事务方式的一个标志。他在宣布这一决定前并没 有征求北约盟友意见,而其中许多盟友在 30 年前帮助确保了该 条约的签署,而条约的破裂将对它们构成威胁。和他的"美国优 先"外交政策一样,退出 INF 只是为应对一个长期问题提供了短 期解决方案,而这个问题最终将使所有国家,尤其是美国,陷入 更糟糕的境地。

特朗普称决定退出 INF 有两个原因。第一, 俄罗斯测试并部署了一枚射程在 500 至 5500 公里范围内的陆基巡航导弹, 违反

了该条约;第二,中国已经部署了大量中程导弹,但并不是该条约的缔约国。这两种担忧都有一定道理。奥巴马政府指责俄罗斯在 2014 年违反了 INF,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没有成功。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日益激烈,北京不断增长的陆基巡航导弹日益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力量。

对这些事态做出强烈反应是有必要的,但退出 INF 更像是在 奖励俄罗斯的违约行为,而且不会增加中国政府同意限制其导弹 部署的可能性。更糟糕的是,特朗普在不询问北约或其他盟友的 情况下退出条约,这一决定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核心安全利益。在 特朗普一再抨击北约没有在防务上投入更多资金,并公开质疑美 国对北约成员国的承诺之后,这一最新决定进一步削弱了本已紧 张的同盟关系。

事实上,特朗普想退出 INF 不足为奇,这只是他采取的一系列外交举措中的最新一项。采取这些举措时他都没有考虑后果,也没有制定出能够预见后果的战略。譬如,特朗普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 12 国协定将促进占全球经济约 40%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并在经济和外交上制衡中国崛起。美国的退出反而给了中国政府一个推行其偏爱的贸易政策的机会,而特朗普政府现在姗姗来迟地试图用贸易战来反击,而贸易战的后果将波及全球经济。

或者以伊朗核协议为例。特朗普拒绝了英国、法国和德国为解决他对协议的担忧所做的努力。随后,在没有明确的路线图来约束伊朗的核计划和地区行为的情况下,他退出了该协议。美国的退出非但没有让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反对德黑兰,反而让世界许多地方团结起来反对华盛顿。

特朗普在一系列其他问题上也同样短视。特朗普退出了《巴黎协定》,但没有提出更好的协定,也没有提出解决气候变化这

个日益增长的全球威胁的替代方案。他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搬至耶路撒冷,却没有考虑这将加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分歧。他支持沙特王储,却没有考虑这意味着后者可以胡作非为——封锁卡塔尔、绑架黎巴嫩总理、任意对也门发动战争或在外国领土上谋杀异见人士。

特朗普坚称,他愿意颠覆外交格局对美国来说意味着重大胜利,但事实并非如此。特朗普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制造更严峻的新挑战。他脱离战略的破坏性举措的长期后果将是创造一个对美国而言更加危险的世界,美国将不得不面对盟友日益减少的局面。

## 美国政治/其他

### 民调显示美民众支持对外贸易

卡托研究所网站 11 月 2 日登载该智库专家斯科特·林西科姆(Scott Lincicome)的文章称,美国近期实施的征收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非出于满足公众的需求,因此,可以借助美国人民的反对来推动自由贸易。

文章通过分析近期各机构的民调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大多数美国人基本支持全球化和对外贸易,支持度甚至比美国近期任何时候都高。其次,有一部分美国选民并不太关心美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协定。大部分美国选民并未将贸易政策视为重点议题,即便是在 2016 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将"糟糕的贸易协议视为竞选的重心"。第三,政治和经济因素会影响民众对贸易问题的看法,经济形势糟糕时,美国人对贸易的支持度下跌;最后,对结果的考量也会影响美国民众对贸易政策的看法。 总之,各机构的民调显示出,美国存在保护主义问题,但该问题来自于政治阶层,而非美国选民,提倡自由贸易的人可以借助公众的反对来对抗保护主义。

### 美媒: 共和党并非完全是富人的代表

《今日美国报》网站载文分析了美国各州富裕程度与政党的关系,并称共和党并非富人代表,民主党并非穷人代表。在进入中期选举时,共和党在很大程度上是穷人的政党,而民主党则是富人的政党,这听起来很疯狂,但事实就是如此。

共和党在 32 个州的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美国最贫穷的 19 个州中,除了新墨西哥州("第 5 穷")的议会两院由民主党控制,其他 18 个州的议会两院都由共和党控制。"第 20 穷"的缅因州是紫色州,即两院各由一个政党控制。从新墨西哥州开始往下找,一直要到榜单中游才能找到另一个两院由民主党控制的州——佛蒙特州("第 24 穷")。最富裕的 5 个州——马里兰州、新泽西州、夏威夷州、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它们的议会两院都由民主党控制。总的来说,民主党在最富裕的 20 个州的议会后主导地位。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共和党是富人的政党,而民主党是 穷人的政党。40年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几乎所有地 方的穷人都选择了民主党。大多数媒体现在依然这么报道。在大 城市,传统看法仍然是正确的,但在基层,总体情况并非如此。 总的来说,共和党拥有美国低收入者和无收入者的选票,而媒体 不会报道其体验不到和看不到的东西。

### 美媒:特朗普的政治理论值得注意

《大西洋月刊》网站载文称,特朗普有一套连贯的理论,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共和党人最终总会支持他。

尽管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每天都有疯狂的举动,但特朗普的决策和言论非常连贯,旨在吸引支持者。社会科学家为特朗普的理论提供了依据。最近大量学术研究指出了过去三十年美国政治的两个主要趋势:首先,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华盛顿的两党对立严重加剧,各党意识形态同质化加剧;第二,意识形态同质化在共和党内部更为明显,共和党的右转比民主党的左转更严重。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更具凝聚力,民主党内部更加分裂。对民主党来说,对抗特朗普理论的最佳方法是实施类似战略。

与此同时,那些对特朗普的政治理论不屑一顾的人将承担风险。华盛顿的状况很糟糕,极端的党派偏见是常态,总统并不总是带头制造混乱的人,他只是经常对美国人共同创造的世界做出回应。

### 美民主党拿下众议院,佩洛西能否再次接过议长木槌?

根据美国中期选举的初步结果,民主党时隔八年后重新夺回众议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表示:"明天美国将迎来崭新的一天。"一个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佩洛西能否再次当选众议院议长?

78 岁的佩洛西在 1987 年首次当选众议员, 自 2003 年以来一直是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并且在 2007 至 2011 年担任众议院首位女议长。仅看这一点其成就就非同凡响。

佩洛西被认为是她那一代人中最精明的政治领袖之一。她的 政绩包括推动促进经济公平和医疗的立法。2010年担任众议院 议长期间,佩洛西推动《平价医疗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这 是一次兼具争议和历史意义的立法。

如今佩洛西带领民主党夺回了众议院的控制权,佩洛西和她的盟友们可能会说,如果没有她,民主党甚至不会获得多数席位。 在本次选举中,佩洛西积极筹款和参加竞选活动,为众议院候选 人募集了创纪录的竞选资金。NBC评论称,效力和筹款能力是佩 洛西的杀手锏,使她能够击退挑战者,一直身居高位。

在本次竞选中,佩洛西毫不掩饰自己对众议院议长一职的渴望。在民主党赢得众议院多数后,佩洛西在被记者问及是否有信心当选众议院议长时,她回答称"有信心"。她说:"我认为我是去团结各方、去谈判的最佳人选。"

然而,佩洛西仍然面临不小的阻碍。众议院议长瑞安表示, "这不会是一场加冕礼","我认为很多民主党人都想要变革"。

佩洛西在选民中并不受欢迎。《国会山报》今年8月的一项 民调结果显示,仅27%的受访者认为佩洛西应该继续担任众议院 民主党领袖。佩洛西的坏名声一定程度上是由保守派多年来的攻 击所造成的。共和党人将她视为"自由派终极妖魔",把她描绘 成左派精英的化身。

尽管如此,目前决定佩洛西能否再次接过议长木槌的主要因素是民主党。一些民主党人表示希望选出新的领袖,希望看到世代更迭。NBC 报道称,声称反对佩洛西的新晋民主党籍众议员可能会是佩洛西议长之路的最大"绊脚石",其中包括新泽西州的米基·谢里尔(Mikie Sherrill)、弗吉尼亚州的阿比盖尔·斯潘伯格(Abigail Spanberger)、科罗拉多州的杰森·克罗(Jason Crow)、康涅狄格州的贾哈娜·海斯(Jahana Hayes)等。

年轻一代对在佩洛西及其他两位民主党高层的领导之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缺乏流动性的权力结构日益感到不满。这两位民主党高层分别是众议院少数党党鞭斯坦尼·霍耶(Steny Hoyer)和众议院少数党副领袖吉姆·克莱伯恩(Jim Clyburn)。二人均表示会再次竞选目前的职务。

那么问题来了,谁会出来挑战佩洛西呢?《洛杉矶时报》报道称,众议院民主党消息人士预计会有人出来挑战她,这些潜在的挑战者正采取观望的战术,目前还在犹豫是否挑战她,但如果她得不到218张选票,那么他们准备跳出来。

俄亥俄州众议员蒂姆·瑞安(Tim Ryan)曾在2016年向佩洛西发起挑战,但以71票之差落败。他表示有可能再次挑战这位民主党领袖。马萨诸塞州众议员赛斯·莫尔顿(Seth Moulton)是佩洛西的主要批评者之一,但他并不愿竞选众议院议长一职。

尽管面临挑战,佩洛西却"收获"了意外的"支持者"——特朗普。特朗普今年10月份在明尼苏达州的一次集会上还问道: "你能想象南希·佩洛西成为众议院议长吗?""我没法想象。" 然而,特朗普11月7日在推特发文称:"南希·佩洛西值得被民主党推选为众议院议长。如果他们让她遭遇困难,或许我们共和党会投一些支持票。"

不过,佩洛西可能并不领情。小布什在执政的最后两年遭遇了来自佩洛西的强大阻力,特朗普预计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佩洛西和民主党领导层有权阻止共和党立法,包括新的减税法案以及在美墨边境筑墙,从而使特朗普的主要议程难以推进。而一旦她发起弹劾,特朗普的日子则会更加难过。

众议院民主党人最迟将在11月28日进行无记名投票,以确定推选谁为议长候选人。明年1月3日,新一届国会开始运作的第一天,整个众议院将进行公开投票确定最终人选。由于一些民

主党人表示不会投票支持佩洛西, 再加之共和党人有可能全部反对她, 因此她最终能否当选取决于民主党最终会拿下多少议席。

Vox 政治评论网称,佩洛西和她的盟友们自信满满,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一位民主党资深助理表示:"我们总是认为佩洛西会受到挑战,但没有人能在党团会议中击败她,这是根本问题。"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 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 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 编: 200020

电 话: 021-33665148

工作邮箱: bianjibu@sias.org.cn